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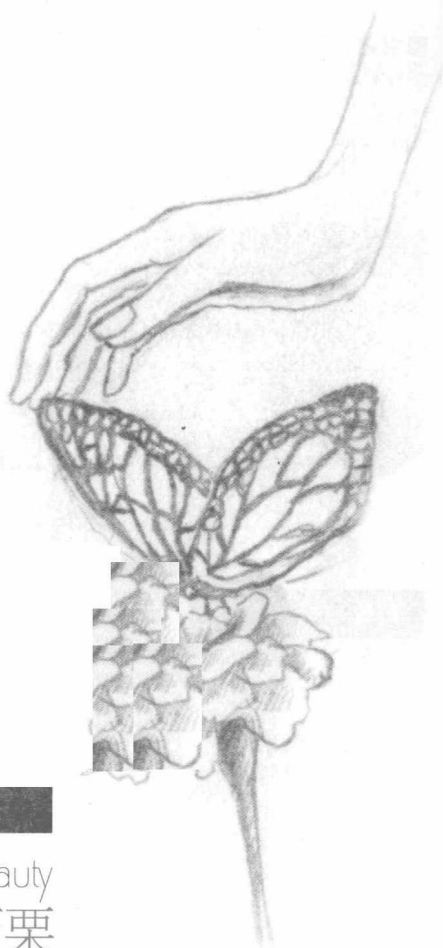
凋败的艳丽，只要是不甘心，
仍然可以是很有力量的。

Thrill for Beauty

美得不寒而栗

洁尘 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知性女人

Thrill for Beauty
美得不寒而栗

洁尘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得不寒而栗 / 洁尘著.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0.1

(知性女人系列)

ISBN 978-7-80652-972-0

I. ①美… II. ①洁…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11465号

Copyright © 2010 Anno Domini Media Co. Ltd., Guangzhou

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权利保留

图片支持:  www.lotoe.com

知性女人系列

美得不寒而栗

作者: 洁尘

责任编辑: 阮清钰

特约编辑: 林保翠

装帧设计: 唐薇

技术编辑: 郭汉文



出版发行: 南方日报出版社(地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

制作: ◆ 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广州市一丰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mm × 1194mm 1/32 6印张

版次: 2010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652-972-0

定价: 28.00元

(咨询电话: 020-38865309)

我的反义词：洁尘

Jiechen, My Antonym

赵 赵

我和洁尘基本上是反义词。如果互换生活，彼此肯定都吃不消。她严谨，节制，我懒惰，无序。其实近年来我很希望能像她那样，过职业作家的生活，每天九点起床少废话先写一千字再说——可真做不到！太爱玩了。如果每天不第一时间了解世界上又发生了什么大事小情并再延伸阅读从而扎进网络不自拔，我简直焦虑。

很久以前……一晃十几年前了，我和洁尘给同一家报纸的同一个版面写稿，那时她的文字给我留下很良家妇女的印象，而兄弟我则是靠骂骂咧咧博出位的。第一次见到真人是在三亚，《城市画报》组织的作者笔会，她总和小你一处，我和黄爱东西。后来她说我给她留下不爱理人的印象，其实我认生哈哈确实不太爱理人，事儿呗。再后来某杂志约几个女作家写《给未来的孩子的一封信》，当年的照片外，另附一张青春期小照，洁尘的令我吃一惊——曾经很飞扬啊！和现在的温良恭俭让颇不同。

女作家的熟不必见面，从彼此的作品里就看熟了。《酒红冰蓝》令我泪如雨下，一个明明是经历过故事，一个就是很飞扬的她在心里生动起来。现在洁尘的书闺范儿，应该是遇到了她先生的缘故，夫妻总会磨到相似，我不也从无知无畏变成知道害臊了么？

2007年到成都，他们夫妇来接。是头回见中茂，两人竟然当着我们的面吵架。不是脸红脖子粗的翻脸，而是老年夫妻那种细碎的拌嘴。很小的事，就为谁指的路对，虽然我头回到成都，也看出其实俩人都不太认路。加上他们彼此之间称谓很有意思，车里一时“哥哥妹妹”互相嗔

怪着，逗死人，旁观者倒也不尴尬。

夫妇俩听说我们订了酒店，死活要求搬到家里去，其实也是老派人的方式，现在人哪有？实在推脱不掉，我们一下去了四个。接下来几天洁尘放弃了规律生活，亲自驾车带我们游玩（驾驶风格实在女性，把我急得，中间自己开了一段，后来怕把她车开坏才作罢）。

那一次朝夕相处，彼此的了解更深。每天晚饭后到露台上，坐在他们精心培育的花草间谈天说地——她家的绿植甚至都比我家养得好，这是耐心的生活表现方式吧。我们住在中茂于露台的书房，布置朴素平实，四处有他无师自通的水彩画，就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加上一个古灵精怪的儿子，圆满。

因为生活规律和平静，洁尘保持着匀速出书的频率，每收到她寄来的新书都令我自形惭秽一番——完全是劳模和闲汉的生动写照，这都是鞭策哇！我只得把序写成检查。

洁尘是一个几乎不说人坏话的人，这很难和难得。人到中年后我也反思：作家都敏感，其实谁看不出谁的毛病呢？但用宽容去理解，和用怪话去讽刺，还真是两种生活态度。

因为能够懂得洁尘的宽厚，不自觉间她已成为我心中重要的朋友。去年“5·12”地震，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成都有我的朋友，有洁尘，她好不好？安不安全？得知一切平安后，也为自己与以前不同的细心温暖了一会儿，这样的互相关怀，还真是能往高层次带人。

后来在网上看到震时的成都为鼓舞士气，请四位城中名人拍了一组名为“因为有你，成都更美好”的公益广告，图中的洁尘很具知性美，旁边是她说的话：“我发现成都人的精神状态与成都的地质结构几乎一样，临危不乱，以柔克刚。”——这不就是她么？想象每一天，她透彻的眼神在这城市中穿梭，真美好。

2009年12月

我的反义词：洁尘

· 悦读· 格林的鸦片

- 阅读的两种状态 8
 有关品质 10
 灾难也是生活 12
 阅读乔治· 摩尔的理由 15
 有感于“大众文化批判” 17
 一个由花香设的局 19
 雅致且恐怖的观看 22
 小众阅读的时髦 25
 像水果皮一样剥落 28
 一个参透了爱情的少年 31
 像人生那么浩瀚 33
 为人与为文 37
 瞬间· 脆弱 39
 诗歌的红皮书和蓝皮书 41
 失恋幻觉之一种 43
 人在江湖 45
 欧阳应霁的私房书 47
 内在与外在的双重幽黯 50
 流水是一种豪华的意象 52
 两种存在 55
 关于原版与插图的问题 56
 格林的鸦片 59
 弗勒希的三个嗅觉世界 61
 法国女人吃不胖 64
 大青衣的彩旦表演 67
 暗物质 69
 《小团圆》之琐碎读后感 71

· 梦工厂· 猛虎在细嗅蔷薇

- 奥斯卡的耻辱 76
 比绿茶更像绿茶 79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孤寂 81
 残酷和快意 84
 东邪西毒和东成西就 86
 对乔· 怀特的赞美 90
 对藤泽周平的期待 95
 关于绍拉，关于弗拉明戈舞者 98
 黑色故事与白色故事 104
 贾樟柯鲜艳一些了 107

- 举目是海 108
 没有路通向戈达尔 110
 美得不寒而栗 112
 猛虎在细嗅蔷薇 116
 面具和面孔 118
 你没有披肩，我没有灵魂 121
 如果爱，也许应该简单 122
 秋刀鱼和盐 127
 散瞳 129
 深过最深之水 134
 十分钟年华老去 137
 双重感动 140
 天气和煦，视而不见 143
 性别的牢狱 146
 性与死 148
 姨妈的境界 151

· 人世间· 来自对面的观看

- 春天的窸窣窸窣 158
 对完美的纪念 161
 茶花的失败 162
 来自对面的观看 164
 晾衣 168
 陌生人的声音 170
 飘起来的某个东西 172
 挑衅性细节 174
 走青和见红 177
 占卜——在细节上顺应天意 178
 由叶与一个城市的爱情 182
 酒店的夜晚 184
 隐美之地 186
 孩子，光与结冰的湖 190



· 悦读 ·

格林的鸦片

Reading Green's
Opium

阅读 的 两 种 状 态

Two Kinds of Reading |

很早以前，我就喜欢写作。从中学就开始写，在大学时也写，吟风颂月，悲春伤秋，真真走的是“美文”的路子。那个时候，我在散文方面的偶像是台湾的简桢，浓烈华丽凄迷凋伤。那时，我已开始陆续在杂志和报纸上发表了一些小东西，不大不小还是有点自负的。入媒体之后不久，我把自己的得意之作送给我敬爱的一位兄长看。他拿给他的好友看了，那好友笑着说，“也不能说写得不好。不过，这种校园才女多半就这么回事了。这种能写两笔的女孩儿我见得多了。”那位兄长是事后待时机成熟后才给我转告他好友的那句话的。兄长当时看了对我说，“不错，不错。”我很高兴，说，“提点意见啊，老师。”兄长老师说，“意见啊？呵呵，那我就直言不讳了啊。你应该多阅读，看得多了，写的东西味道就不一样了。”

我当时点头，其实心里茫然且愕然。我可是中文系毕业呀，阅读还少啦？

一直琢磨这句话，一直琢磨。到现在，兄长这句话清晰得都还像昨天才说的；而兄长其人，早就成为我的夫君了。那位好友，也是夫君和我十几年的老友了。当年他那句颇带讥讽的话，对我的正面激励作用非常大。

所以我一直阅读。我还是觉得自己读得太少，所以写的东西味道也就不能做到“不一样”。

现在，在阅读方面，我想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都是“STUDIUM”而非“PUNCTUM”了。这是两个拉丁语词汇，我是在罗兰·巴

特谈摄影的那本《明室》里看到的，指的是我们面对所观看的对象所产生的两种感觉，两种状态。“STUDIUM”属于“Tolike”而不是“Tolove”这个范畴，它所调动的是“半个欲望”、“半个愿望”，罗兰·巴特说，“这和我们对一些我们觉得‘好’的人、景色、衣服、书籍所产生的模模糊糊、光滑的、无须承担责任的兴趣，是一路货色。”而“PUNCTUM”则是一种热爱，一种痴迷，是一种偶然的東西，是一种刺痛，是“像一枝箭似的把我射穿了”。

我发现，也许正是因为“STUDIUM”太多了，才会造成“PUNCTUM”的缺席。”或者说，正是因为“喜欢”太多了，“热爱”才会退场。前者很容易发生，它来的渠道广泛，芜杂，只要有个基本健康的心态，“喜欢”立马地、轻巧地就得手了，人的感觉也很舒服。而后者，艰难、不易，高峰体验，想来也没有几回。

但“STUDIUM”也是重要的，没有广泛的“STUDIUM”，就不会有那稀少的“PUNCTUM”的发生。也就



是，喜欢多了，才会明白什么是热爱，否则，很可能因为无从比较而把喜欢当作热爱——后者是需要积累之后体验之后才能真正产生并加以确定的。泛看是为了凝聚。这样说来，两种状态在阅读中都是重要的、必须的。

可是，阅读得足够久喜欢得足够多了的时候，就可以也应该离开喜欢，专注热爱，离开泛读，专注精读——这最后的一种状态是我现在所努力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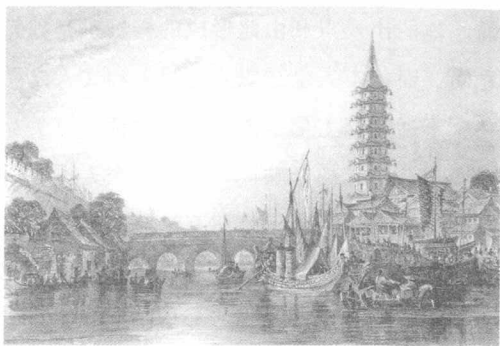
有关品质

About Quality

朱伟的《有关品质》一书中，关于俞平伯和朱自清，有这么一段话，“俞和朱曾同写一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相比而言我更喜欢俞的文字，感觉那是一种色调喷溅的繁华，周作人赞其‘旧中有新’，这新旧之间构成一种底蕴丰厚的繁复。朱则过多一种沉郁流水的沉吟，好比一种浓得太重的绿，在沉吟之中层次也不再斑驳。”

这段话，我很是感同。对《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很多人都认为朱自清在俞平伯之上，认为朱的沉郁稳重与对六朝烟雨的惋叹和追思更为契合；我是一直更喜欢俞平伯的，我从来觉得繁复下面的简静、华丽背后的凋落更有深意，更耐咀嚼。

我平时读书的方式，或者浏览，或者挑着翻看，或者顺序阅读。对于一本要精读的书，我都是顺序阅读的。小说自然是顺序读的，散文随笔类的书顺序阅读也有它的道理，每本书都有它的



我从来觉得繁复下面的简静、华丽背后的凋落更有深意，更耐咀嚼。图为18世纪末期的秦淮河风光。

场，作者的气息会逐渐清晰地呈现在逐字逐句逐段逐页的阅读之中。朱伟的《有关品质》就是这么读的。

《有关品质》包含的主题主要是古典音乐随笔（我是个音盲，无法感受他在这类随笔里的激情和陶醉）、“美文”游记（对不起，我觉得不太好看）、读书随笔以及关于文化界交游的札记。我很喜悦地在他的这本书里读到关于纳兰性德、张岱、李煜、韦庄的闲笔，他们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古人；很好看也更有接近性的是关于当代作家、艺术家的素描兼评述，如汪曾祺、陈凯歌、张承志、朱德庸、阿城、王小波等人，让我等读者在其作品之上扶立出他们的个人肖像。

在《有关品质》之前，对朱伟的关注和阅读，除了《考吃》这本书，更多的是在他领导的杂志（《三联生活周刊》、《爱乐》和曾经的《华夏》）上获得体验。这些杂志，在期刊市场上都属于高端杂志，有着浓厚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倾向，而且还都有着京城特有的端肃和佻达的奇妙混合。都说，有什么样的主编就有什么样的杂志，在我看来，这些杂志的确是和朱伟本人叠合在一起

的。他的出发点和由此形成的格局也是独特的，界于新闻和文化之间，而他本人也在职业新闻人和文人之间那条对于很多人来说完全不通的路上信步游走。这次读《有关品质》一书，应该说多少脱离开杂志的影响进入朱伟的个人世界，他的文人部分被强化和放大了，这中间，依然有浓厚的端肃，有少许的佻达，另外还有一些江南才子的迷离温软；最后的这个部分，集中体现在他的长篇随笔《蜗居杂忆十章》里，江南、家族、往事、童年、风景、情感，朱伟的笔，绵长、凋伤、克制、有力，有着他所推崇的繁复和斑驳的品质。这是《有关品质》中我最偏爱的一部分。

灾难也是生活

Disaster Is Also Life

加缪说：“人不能长期受苦或长期感到幸福，因此他做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事来。”



非典时期有两本经典小说突然走俏，一是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再就是加缪的《鼠疫》。我不考虑在这个时候重读《霍乱时期的爱情》，马尔克斯所撰写的这个以灾难为背景的爱情奇迹会让我产生幻觉，而我本来就是一个幻觉够多的人了。

我是在这个时期重新看了《鼠疫》，然后读了加缪的其他重要作品，比如他的《局外人》、《堕落》、《叛教者》、《不贞的妻子》、《沉默的人们》、《西西弗神话》、《正面与反面》等。还翻了翻由

埃尔贝·R.洛特曼撰写的像个砖头一样厚的《加缪传》。这是我第一次很认真且比较系统地读加缪，而这一次的阅读颠覆了我以前对加缪那些浮光掠影的阅读，或者说，它沉重地打击了我这个幻觉症患者对幻觉的爱好。记得有一年海南笔会，我躺在三亚白色的沙滩上，手里拿着本加缪的《阳光与阴影》；应该说那次旅途前后几天我是把这本书读完了的，但事后我想不起关于这本书的任何内容。也许，对于我来说，必须得在一个严峻的场景中才能阅读加缪，比如人人自危的非典时期。我这种读者应该被加缪嘲笑，因为很难在常态中思考人类以及自身灵魂的处境和要求；而且，这种人在非常态中所得到的来自加缪的启迪，也会因为生活重新进入常态而挥发殆尽。

所以，我想，这段时期如我一般读《鼠疫》或《霍乱时期的爱情》的读者，就像加缪笔下那个因鼠疫被封城的奥兰小城的“人道主义者”。对于这种人，加缪说，“蠢事总是不会绝迹的，假如人们能不专为自己着想，那就会明白的。在这个问题上，市民们和大家一样，他们专为自己着想，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人道主义者：不相信天灾的。天灾是由不得人的，所以有人认为它不是现实，而是一场即将消失的恶梦。然而恶梦并不一定消失，在恶梦接连的过程里，倒是人自己消失了，而且最先消失的是那些人道主义者，因为他们未曾采取必要的措施。”

消失并不一定指的是肉体，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东西。现在的人们在较为良好的生存环境中已经养成了一种思维定势，那就是我们都是被挑选出来的规避者，规避的对象是天灾。我们似乎觉得已经被挑选出来只受精神上的困苦，只需要探究情爱的真假以及饱暖之后面向淫欲还是背对淫欲的问题。我们每天携带着一些大词，比如孤独、爱情、自由、灵魂等等，勉强睡去；第二天

醒来依然没有答案。我们甚至觉得活得很不好，很不快乐。对于我们来说，灾难这个词是个体化的，即便有群体意义，那也是非常遥远的，在波黑、加沙和伊拉克。

可是，这样的人群居然遇到了非典时期。一场关乎呼吸不论阶层的灾难。我们非常震惊，并因为震惊而情绪高昂。在这个过程中，《鼠疫》中有两段话放在现实中来看，让人相当会意。

“在灾难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人们总要讲些漂亮话。在第一种情况下，这种习气尚未消失。在第二种情况下，这种习气又恢复了。只是在灾难真正临头的时刻人们才习惯于现实。也就是说：习惯于沉默。”

“如果对高尚的行为过于夸张，最后会变成对罪恶的间接而有力的歌颂，因为这样做会使人设想，高尚的行为之所以可贵只是因为它们是罕见的，而恶毒和冷漠却是人们行动中常见得多的动力。”

在这两段话所描述的状态下，当灾难结束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就像《鼠疫》中的奥兰小城重新开放的时刻，有人激动地到处说，“这是鼠疫啊？我们是经历了鼠疫的人啊。”加缪借一个老人的嘴评点道：“他们差点儿就会要求授予勋章了。可是鼠疫是怎么一回事呢？也不过就是生活罢了。”

在我这次集中阅读加缪的过程中，“鼠疫也不过就是生活罢了”这一个点对我刺激最大。也许，因为这句话，我几乎是在一瞬间获得了安之若素的态度和一双朝外观看的眼睛。另外，我接受了灾难的过程中那种特别的单调，特别的缺乏戏剧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灾难比生活本身还更生活。

加缪说：“人不能长期受苦或长期感到幸福，因此他做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事来。”

灾难是恶，鼠疫是恶，非典是恶。但这些恶正是生活的一部

分。面对恶的态度，我们应该是冷静且有点疏离地对待之，如果我们不是《鼠疫》里的里厄医生那样的专业人士的话。里厄是鼠疫时期的脊梁和良心，就像非典时期的钟南山。对于这样的人，加缪给予了饱含感情的赞美，虽然他们本身的特点是绝不感情用事。他们镇定地高尚地职业化地投入到拯救生命的过程中，而我们对于这样的人，应该如何像加缪那样“绝不夸张”地表示出我们由衷的敬意呢？其实，如果我们不夸张，我们自身也就获得了面对灾难的勇气。

阅读乔治·摩尔的理由

The Reason of Reading George Moore



乔治·摩尔的确是个天才。他简洁，优美，智性和感性两方面都有强烈的优越感，是个相当耀眼相当风格化的作家。

乔治·摩尔，爱尔兰作家，生于1852年，卒于1933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之所以如此郑重地写出他的身份，原因如同其中文译者孙宜学所说，乔治·摩尔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都是一个被普遍遗忘的文学天才。他对于我们这批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受到西方文学浪潮拍打的一代人来说，是很陌生的；他对中国文学发生作用的年代还是他在世时，上个世纪20年代末，以颓废作家的身份被以邵洵美为主的“狮吼社”青睐，但影响力应该说相当有限。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要阅读他，谈论他？

这几年，市面上陆续出现了好几种乔治·摩尔的作品译本，在我的视线里，先是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了《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呼延华、楚尘策划）、《埃伯利街谈话录》（呼延华策划），然后最近江苏教育出版社又推出了《一个青年的自白》（楚尘策划）。业内听说过呼延华和楚尘这对出版界黄金搭档的人都知道，他们两人将广西师大出版社托举成名之后，就各自领衔两个摊子并再一次做成品牌——呼延华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楚尘在河北教育出版社。现在，楚尘又换了一个地方，出品方为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个青年的自白》就是该社出品的。把前后这个过程一捋就可以看出，乔治·摩尔可以说是呼延华和楚尘二人的私宠，他们不遗余力想和更多的读者分享这个天才的光辉。

乔治·摩尔的确是个天才。他简洁，优美，智性和感性两方面都有强烈的优越感，是个相当耀眼相当风格化的作家。但从读者的观感来说，如果是从他的文学评论对话录入手的话，可能有点不妙。他是很智慧，也很机智，但太武断了，有时用词相当刻薄无理。这样的态度对于评论者来说是因词害意，多少会损坏读者对他的信任感。比如，在《一个青年的自白》这本书中，在第一部分“宣言”中，他说，“英国小说时而轻浮时而浅陋，时而感伤时而博学时而华丽，但从来不严肃！……英国小说陈腐不堪，法国和俄国的小说表现出更高的教养。这是很难否认的。”这些话很容易让人觉得他是因为说起来很过瘾而说的。其实，如果他的评点文章中没有这些断言的话，读者可以跟随他经历一次非常愉快的有关小说的旅程，他对于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狄更斯、笛福、斯蒂文生等一批耳熟能详者的评析颇有让人会心之处，而他对于英语小说之外的大家，比如塞万提斯、屠格涅